

“等我们老了，孩子怎么办？”几乎每个孤独症患者的父母都被这个心结困扰着。

前不久，运河区图书馆为5位来自星月社的“星儿”颁发了聘书，邀请他们担任图书整理员和环境小卫士。星月社由400多个孤独症家庭组成，负责人是王平。在王平看来，工作对孤独症患者意义重大，这能让他们有事可做、避免退化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获得自我价值感——

## “星儿”们的第一份工作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下午3点，22岁的昆昆（化名）都会准时来到运河区图书馆。他是一名孤独症患者，也是运河区图书馆的图书整理员。在这里，像昆昆这样患有孤独症的“员工”一共有5位。不久前，运河区图书馆为他们提供了公益岗位，并颁发聘书，聘请他们担任图书整理员和环境小卫士。这是他们第一次上班，虽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工作，但依然在众多孤独症患者家长心中点亮了一盏灯。孤独症患者又被称作“星星的孩子”，由于没有特效药，智力障碍、社交障碍、行为刻板、兴趣狭窄、情绪异常等表现会伴随大多数患者一生。也正因此，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难以实现就业。而另一方面，工作对他们来说又意义重大，这能让他们有事可做、避免退化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获得自我价值感。

### “我喜欢这里”

下午2点半出门，半小时内到达图书馆，戴上印有“图书整理员”字样的绶带后，昆昆的工作开始了。图书整理员的工作主要有两项——一项是将还车里的图书放到书架上的正确位置；另一项则是在一排排书架上找出被放错位置的图书，并及时予以归位。图书的摆放，都要按照书脊上那串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号码进行排列，以确保读者能顺利找到所需图书。不刻意留意的话，大多数时间里，认真工作的昆昆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他喜欢这份工作，会跟其他上班族一样，按时出门前往图书馆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比其他人更有责任感。他不会重复性的工作感到厌烦，做起事来也更加卖力，尤其在熟练掌握技巧后，不仅能够严格按照流程及要求展开工作，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率，还会在归类上架的同时，将图书码放得如同一直线。了解孤独症的人都知道，这些“优点”所反映的恰恰是孤独症患者行为刻板的特质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不意味着每个孤独症患者都能像昆昆一样成为图书整理员。

运河区图书馆馆长张锦梅记得很清楚，两个月前，图书馆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，一共有17名“星儿”参加，他们的年龄从五六岁到二十多岁不等，但认识数字和字母的只有3个人。

在那次活动中，昆昆不止一次说他喜欢这儿。这句话刻在了张锦梅心里。为了让更多孤独症患者参与进来，运河区图书馆除了指派工作人员继续为他们进行培训，又增加了环境小卫士的岗位。“这段时间，‘星儿’们的表现非常不错，而且不比同龄人差。累了的时候，他们会找自己喜欢的书看，不会影响周围人阅读。”张锦梅说。

### 不只是一份工作

在昆昆父母眼里，昆昆能有这份工作，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。星月社负责人王平同样深有感触。作为一家由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个孤独症家庭组成的公益组织，星月社成立至今已有8年时间，成年孤独症患者占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，而实现就业的却屈指可数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，除却患者本身的先天问题之外，也在于社会对孤独症认知不足、包容不够。

为了让“星儿”们有事可做，星月社和家长们都做过很多努力。比如王平就曾开过一家面馆，她原本设想是为孤独症人群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，为他们将来融入社会做准备。然而像洗碗、做服务员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对孤独症群体来说却并不容易——他们无法区分客人到底是临时离开，还是用餐完毕；对热情服务也有自己的理解，例如他们看到有顾客入座，就会徒手去抓免费的小菜。

再比如，有的家长为“星儿”开了一家超市，但这需要“星儿”整天待在超市里，这对兴趣狭窄、缺乏专注力的孤独症人群来说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失败的次数多了，王平对“适合”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——在一个半开放的空间里，找一份不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工作。

2个月前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王平认识了运河区图书馆馆长张锦梅。她做了运河区图书馆馆长张锦梅。没多会儿，星月社的“星儿”们就到运河区图书馆进行了参观，在经过几次培训后，



▲运河区图书馆工作人员(左)教“星儿”识别索书号。



▲“星儿”们把图书码放得整整齐齐，如同一面笔直的墙。

▲运河区图书馆为参加活动的“星儿”们颁发奖状。

其中5位“星儿”收到了图书馆颁发的聘书。在王平心里，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次机会、一份包容。“也许就是这次尝试，能让孩子们的人生路走得更顺畅一些。”王平说。“改变世界的梦想”

4月30日下午，王平为5位“小员工”发放了当月“工资”。“这笔钱是北京一家爱心企业提供的。‘工资’按工作次数计算，每次10元钱，表现优秀的再加10元钱奖励。‘工资’是象征性的，主要是为了提高‘星儿’们的积极性。”王平说。

其实对于“星儿”就业，王平一度有过担心：“我们一直呼吁人们接纳这些‘孩子’，但我们也希望他们带给别人的困扰越少越好。”当初，因为害怕“星儿”们会影响其他读者，王平曾想过写一份“安全协议”，但张锦梅告诉她不需要，“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，服务对象自然也包含‘星儿’们。而且我对我

们的读者有信心，我相信喜欢阅读的人，也一定有颗包容、仁爱的心。”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没有过多的关注，也没有轻视和厌烦，一切自然地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在这样友好的环境中，“星儿”们越来越放松——李昊轩第一次参加图书馆活动时，连大门都不愿进，如今已深深爱上了这里；王子骞是运河区图书馆的环境小卫士，每次打扫卫生时，都会开心地小声哼唱……

运河区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面文化墙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——“改变世界的梦想”。对于每一位孤独症患者家长而言，孩子就是他们的世界。每次陪孩子来工作，看到这面墙时，他们能感受到一股力量在内心升起：“我们的孩子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也能拥有无限可能。”

在梁庆华的文字世界里，母亲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而她之所以重拾写作，也是源于对母亲的思念。2018年，梁庆华母亲突然去世。失母之痛撕心裂肺，她怎么也缓不过劲儿来。恰在那段时间，她在网上看到几篇缅怀亲人的文章，再一看作者竟是自己熟悉的人，“都是和我一样的农村妇女。”于是，她找来儿子用过的作业本，在背面一字一句地倾述着对母亲的感恩和思念。

后来，梁庆华的一个朋友偷偷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当地媒体的编辑，没想到真的刊发了。这对初学写作的梁庆华来说，是莫大的惊喜，也是最大的认可和鼓励。

“鸡蛋，打破了是食物，唯有经过二十几天孕育，才有可能变成生命。那淡黄色的小嘴，虚弱地敲打着蛋壳，迫不及待地走出襁褓，要看看这缤纷的世界……于它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”脑海里冒出这段文字时，梁庆华正在鸡笼前拾鸡蛋。47岁的梁庆华是肃宁县师素镇西南庄村的一位普通农妇。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养鸡场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但写作让她拥有了另外一种生活，她写亲人、写过往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落在薄薄的纸上，再变成一个个铅字见于报端。

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以后，是梁庆华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。因为这时，她能自由地徜徉在文字的世界里，就像她写的那样——“每天盼着天黑。人，有了目标才有动力。”梁庆华从小喜欢文学，但那时除了课本之外，她接触书本的机会少之又少，所以只要见到带字的东西，都忍不住多看几遍。为这，梁庆华没少闹笑话，“小时候，大人用报纸裹挂面，每次家里买了新挂面，我都围着圈地看。到别人家玩时，我也格外留意人家厨房里的挂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嘴馋呢。”梁庆华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学校。其实她那时学习成绩还不错，只不过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日子不好过，身为大姐的她，只能早早地就参加了工作。最初，她在县里的养鸡场上班，每天从早五六点钟忙到晚上六七点钟，除了喂鸡、清粪、拾鸡蛋之外，再顾不上忙别的事情。再后来，结婚生子，她和丈夫也干起了自己的养鸡场，从几十只慢慢增加到几千只。20多年一晃而过，除了老人住院需要伺候外，梁庆华几乎整日“长”在鸡棚里，逢年过节也不例外。

她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时不时开导自己：“梦想都是不容易实现的，要不怎么能叫梦想呢？”

在41岁前，梁庆华从未把自己与写作联系在一起，也没奢望自己的文章能被更多人看到。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养殖户，养了几千只蛋鸡，写过几篇记录生活的文字。

她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落在薄薄的稿纸上，记录过往、思考人生，思绪能从书桌前飘到很远的地方——

## 在平凡日子里找寻诗意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

“娘给了我生命，也给了我追逐梦想的动力和勇气。”梁庆华越写越上瘾，时常人在鸡棚里干着活，脑袋里想的却是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。有一次，她在大街上闲逛，突然有了灵感，却苦于手头没有纸笔，等到家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这让她沮丧得好几天吃不下东西。因为这件事，她后来专门在家里和养鸡场的许多地方都放置了纸笔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直到近年用上智能手机，才改了习惯。与文字重逢的6年时间里，梁庆华有不少作品见于报端或网络。她成了许多人眼中的“作家”，当然，这其中既有敬佩，也会有调侃。

### 梦想与现实

起初，梁庆华也会在别人的看法，但终究还是想通了，“现在吃喝不愁，与其天天玩手机，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

最初，梁庆华也会在别人的看法，但终究还是想通了，“现在吃喝不愁，与其天天玩手机，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

“内心更强大了吧，从内心认可自己。”梁庆华说，“原本我就是个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普通人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孩子养好、把家人照顾好，但就像是天降横财，我这么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，忽然有了更高的追求，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不再只是为了活着。”

写作让梁庆华变得更加坦然，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——“适逢初春，无须羡慕别人游山玩水，放松心情，走进田间地头，闻着泥土与青苗的气息，一样感觉心旷神怡，虽然比不上游览知名风景，但也很惬意。”

写文章让梁庆华感到幸福。她热衷于参加各种读书会、笔友会，乐于和有相同爱好的人待在一起，哪怕回家后还得连夜忙活养鸡场那些活儿，也甘之如饴。

梁庆华的丈夫虽然没多少文化，但一直默默支持着她。“为了让我安心参加活动，他总是主动多干活。养鸡场的门房特别小，放了一张双人床、两个衣柜后，就再也容不下两三个人了，可他还是专门为我添了一张书桌……”对于丈夫的付出，梁庆华讲起来没完。

在文章里，她这样介绍自己的丈夫——“孩儿他爸比我小两岁，不善言谈，对我却知冷知热。有一次，他送饲料回来，笑嘻嘻地递给我一个大甜瓜，说，‘客户给的，闻着挺香，没舍得吃，就想着给你拿回来，在车上放一天了，快尝尝吧。’我咬了一口，真甜！但心里更甜！”

像往常一样，梁庆华写完后先读给丈夫听。“那一次，孩儿他爸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，我也跟着笑。你说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？”梁庆华反问道。

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以后，是梁庆华最惬意的时光。

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以后，是梁庆华最惬意的时光。



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以后，是梁庆华最惬意的时光。

## 给曾经的自己撑把伞

前几日，话题“大学生在高铁上帮助了11岁时的自己”登上了微博热搜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——一位11岁男孩第一次坐高铁，一路上，他不停地向邻座的大学生请教问题：高铁和地铁有什么区别？高铁会在哪边开门？什么是高原反应？……大学生全程耐心回答，也收到了小朋友的真挚祝福。

这位大学生说，那个小男孩让他想起了自己11岁时第一次独自出门的经历，男孩的问题也是当年他想问但没敢问的，所以整个过程大学生感觉就像在和当年的自己对话一样。

看过这段视频后，人们感动于这温情的一幕，不禁为大学生的耐心和小男孩的天真点赞。同时，人们也由此联想到了第一次坐高铁、第一次租房、第一次去医院的自己。

随着话题登上微博热搜，有人分享了自己十几年前第一次乘坐地铁时的经历，她说：“当时一进地铁站就迷糊了，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，我向身边一位候车的年轻姑娘问路，因为中间有换乘，那位姑娘看我听得懂不懂，直接把我带到了目的地。虽然已经记不起姑娘的容貌，但那份热情永远也忘不了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每次出门在外，遇到问路的人，我都会帮一把。”

对于话题里的大学生来说，11岁独自出行时的疑惑，随着成长，被一解答。之后，又在高铁上回答了

“曾经的自己”的问题，补齐了几时的遗憾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。于小男孩而言，高铁上的问答，不只是陌生人给予的帮助，也会给他尝试更多第一次的勇气。他会记得，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，擦肩而过的人也愿意停下脚步，给予他帮助与鼓励。将来的他，也一定会乐于为“曾经的自己”解惑。

高铁上的大学生与小男孩，是无数人人生路上的缩影，在天将下雨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停下脚步，为曾经的自己撑起一把伞，让爱传递，照亮彼此，温暖彼此。

## 新闻主角

瞳言